

# 用人的情感「淹沒」AI寫作

韓浩月

前不久，作家郝景芳稱自己新作《銀河學院》一半內容由AI完成，此事引起讀者反對，一些讀者到評分網站給該書打出低分，評論區有一條留言引起共鳴：「別人用AI寫作都怕被發現，您還生出毫不遮掩的優越感，這已經比科幻小說還要科幻。」

郝景芳是雨果獎獲獎作家（2016年憑藉《北京摺疊》獲得第74屆雨果獎），如果一名大獎獲獎作家，都公開表示作品有AI重度參與，那麼其他寫作者該如何應對？現在一些網文平台，已經出現了全AI寫作的狀況，讀者對這一現象極其不滿。從頗受關注的大獎作家新作，到質量一向不太被看重的網文，大家都表示出反對AI過度參與的態度。由此可見，寫作這個行當，一旦被貼上揭不下來的AI標籤，將會遭遇重創，人們可以選擇拒絕閱讀，使所有寫作者都面臨失去讀者的危機。

公眾對AI參與寫作，一開始並非抱有激烈反對的立場，當ChatGPT橫空出世時，大家都帶着好奇心理，覺得一切都是新鮮的，對於作家使用AI，也覺得嘗試一下未嘗不可。而現在，公眾對於創意寫作領域的AI無節制滲透，已經有了警惕、反感心理，原因恐怕是——AI已成人人皆可為的工具，這項技術的普及，反倒使人抬高了對創作群體的期

待。作為文學、影視、舞台劇、遊戲等諸多領域的內容源頭提供者，如果作家、編劇們都開始讓AI深度參與內容產出，那麼不排除有一天他們的「作品」會高度雷同化，受眾與消費者將不得不接受內容的同質與塑料味，很顯然，這不是人們願意面對的局面。

當人們的精神生活開始受AI作品影響後，物理AI又踩着堅定的步伐走進現實生活，在未來時代，文學與寫作，或是為數不多可以使人真切感受人性與情感的領域，那無疑將成為拒絕被AI統治的人們的共同「避難所」。反對AI寫作的讀者與網友，是憑藉着本能作出一個集體反應——面對AI，作家們不能投降，起碼不能在剛剛接受AI考驗的時候就全面繳械，在AI侵入諸多行業時，作家們的抵抗具有標誌意義，起碼說明一點，在某個「地盤」，AI只能靠邊站。

但不少作家並未意識到，讀者對於AI寫作，有了宏觀和微觀層面的雙重否定。日本作家九段理江以《東京都同情塔》獲芥川獎，她坦承小說有5%直接來自ChatGPT輸出，引起日本文壇震動；南非言情小說作家科勒爾·哈特，使用AI在一年內產出200本小說，用21個筆名在網店上架獲利數十萬美元，遭到讀者近乎一邊倒的批評；諾貝爾文學獎

得主奧爾加·托卡爾丘克，表示購買了某款語言模型的高級版本，被認為「托卡爾丘克本人承認使用AI創作小說」，輿論嘩然，托卡爾丘克迅速澄清，所有作品「都沒有借助人工智能寫作——除了將其用作更快進行初步研究的工具」。

作家們與AI捆綁在一起，已經有了較大的風險，這風險不僅來自於AI對寫作者大腦與內心的「侵蝕」，更來自於讀者的反對與不滿，人們更願意接受一部有瑕疵但卻完全原創的文學作品，卻會對灌注了AI元素的文學作品頓失好感——哪怕AI使一部作品變得更順滑且流暢，可一旦讀者覺察到AI味，閱讀趣味便會大打折扣。不可否認，人們對於文學作品的「閱讀潔癖」已經形成。如果作家們對此還抱有無所謂的態度，且對使用AI仍「沾沾自喜」的話，那將會拉低受眾對整個作家群體的整體評價。

當然，要求作家與AI保持百分之百的「清白」關係，這也是難以實現的。新世紀之前的作家需要去圖書館查找、摘抄資料，PC互聯網時代之後的作家，用搜索引擎代替了跑腿兒，AI時代作家們自然可以使用AI完成一些信息搜集、素材累積、知識驗證等方面的工作。但是具體到創作中的時候，仍然要堅持每一個字詞與句子，都來自服務於創意核心的自然

流淌，不把AI生成的段落生硬地丟進作品當中。創作的偉大之處就在於，這是項「眼裏容不得半點沙子」的工作，而AI生成，無疑是作家眼中的沙子，也是讀者眼裏的沙子。

無需教育和學習，越來越多的讀者幾乎無師自通，擁有了識別AI文字的能力。讀者在閱讀的時候是敏感的，能夠把握到作家的寫作節奏和情緒波動，這恰也是作者與讀者之間最富神奇魅力之處。如果認為讀者分辨不出AI的參與，那麼作家將陷於被動。對待寫作持嚴肅態度的作家，要深刻地意識到這一點，真正看清楚自身與AI之間的關係。

現在人們能夠接受的說法，無非是作家把AI當作工具，AI永遠是服務一方，不可主導作品。但想要作品實現「去AI化」，其實沒有捷徑

可走，唯有用人的情感來「淹沒」AI——作家擁有豐富的感受和覺察能力，對人性有深刻的認知，同時具備充沛的心靈和頭腦風暴能力，這些綜合能力可被簡化為「人的情感」，當創作者的情感形成洶湧河流時，他們只需在創作時掌握好舵就好，無需時時顧慮AI工具的參與程度，即便有AI提供的便捷「服務」，也一樣會被人情感大潮所沖刷、淹沒掉。

拒絕AI，憑藉本能，用傳統方法創作，這不會落伍；使用AI，但不讓AI佔據創作核心位置，仍然以人為中心，一樣不違背創作初衷。如果作家能就這兩點擁有共識，那麼創作生命將會無限延續下去，哪怕人的物質生活被AI所填滿，人的精神生活仍然能夠找到一片永遠煥發生機的「綠地」。



一些網文平台，已經出現了全AI寫作的狀況。（圖片由AI生成）

# 《河洛唐舞》重現中原千年風華

## 「河洛連香江」主題展覽同期舉行

由鄭州歌舞藝術中心（鄭州歌舞劇院）、鄭州西亞斯學院等聯合打造的綜合舞集《河洛唐舞》亮相香港中華文化節，為香港觀眾帶來匯聚古典舞、民間舞、國家級非遺曲藝的中原文化盛宴。作為香港「中華文化節2026」的重點活動之一，「河洛連香江——2026中原文化香港行」的主題展覽正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專場舞蹈演出《河洛唐舞》則於7月11日、12日登陸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胡茜（文）、林桂任（圖）

昨日（11日）演出現場座無虛席，觀眾沉浸式邂逅跨越千年的中原樂舞之美。多位文化界嘉賓蒞臨現場，包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陳詠雯、中國文聯香港會員總會會長馬逢國等，共同見證中原傳統舞蹈文化在香港綻放。整場演出精心編排了14齣風格各異的精彩舞蹈節目，包括多個中國舞蹈最高榮譽「荷花獎」獲獎力作。舞者們以流暢靈動的肢體語言，細膩飽滿的情緒表達，讓靜態的歷史文物，流傳千年的傳統民俗煥發全新生命力。

### 《唐宮夜宴》《三足問鼎》接連登場

開場河洛大鼓樂聲率先從舞台傳出，鼓點沉厚鏗鏘，燈光暈開一片暖金古韻，由特邀演員陳梅生唱出的悠揚唱腔，與年輕小夥們一同亮相台上，使現場氣氛瞬間活絡起來。緊接登場的《唐宮夜宴》瞬間牽動全場目光，身着復原唐俑華服



舞蹈 《三足問鼎》

的舞者緩步移步，眉眼嬌憨生動，抬手轉袖間還原千年前長安宮廷仕女的閒適神態。

隨節目推進，舞台氣韻數度轉換。男子群舞《三足問鼎》登場時，暗藍色舞台光暈鋪開，舞者衣身仿青銅鼎紋路厚重立體，步伐沉穩頓挫，肢體張力盡顯遠古河洛禮器的莊嚴威儀。

汴繡獨舞《繡女針黹》步調綿柔輕緩，舞者以指尖、腕間細膩動作模擬穿針刺繡，一抬一落盡現手藝人埋首創作的執着。

及至《絲路·胡騰舞俑》登場，舞台色調驟然鮮亮明快，舞者旋轉騰躍節奏利落熱烈，再現唐代絲路文化交融的熱鬧盛景。

萃取自《水月洛神》的兩段經典舞蹈接連上演：女子踏歌群舞《芙蓉池》衣袂飄揚，邊踏邊唱，盡展漢代宮廷雅致；男子群舞《建安雅頌》灑脫飄逸，以古典韻律演繹魏晉文人詩酒風骨。隨後雙人舞《高山流水》登場，兩位首席舞者伴琴曲寫意起舞，動作留白悠遠，高山巍峨、流水靈動盡藏肢體之間，成為全場一大亮點；段落收尾時，全場響起輕柔又真誠的掌聲。

後半場兩大國風經典壓軸亮相：女子群舞《秀色》舞者執綢扇翻飛跳騰，高難度動作層出不窮，扇影與衣袂滿溢舞台，視覺衝擊力十足；《國韻》伴京劇曲牌《夜深沉》奏響，3米長水袖剛柔揮灑，京劇韻味與古典舞完美相融，節奏鏗鏘有力，台下掌聲節節遞增。

當最後群舞造型定格、樂聲戛然而止，劇場短暫停滯一秒，隨即轟鳴般的掌聲席捲全廳，久久不曾停歇。

## 「從舞蹈入手帶孩子認識中華傳統文化」

散場時，觀眾許先生帶女兒離開，他說：「沒想到全程這麼震撼。我女兒平時只看卡通片，一開場《唐宮夜宴》的唐俑仕女一出來，她立刻坐直身子，全程沒有吵鬧。」

許先生續說，最觸動他的是《繡女針黹》與《三足問鼎》兩個節目，一個講傳統汴繡匠人，一個還原青銅古鼎氣韻，不用任何解說，單靠肢體就能看懂背後的歷史。「香港平時接觸中原古文化的機會不多，這場演出把文物、非遺都搬上舞

台，光靠舞蹈就能讓小朋友直觀感受到盛唐、河洛文明的底蘊。」他表示之後會找相關舞劇影片和女兒重溫，從舞蹈入手帶孩子認識中華傳統文化。

另一位觀眾是同為舞蹈演員的簡小姐，她說：「作為學舞多年的人，看完只覺得滿滿驚喜，每個舞段的編排、肢體韻味都值得慢慢琢磨。尤其是《國韻》三米長水袖配合《夜深沉》京劇曲牌，身體收放的節奏，是我們課堂上很難學習到的專業表達。」



舞蹈 《唐宮夜宴》

## 香港故宮館舉辦「花絲工藝工作坊」

【大公報訊】記者徐小惠報道：「古往『金』來」中國黃金工藝與文化傳承教育項目「絲絲入扣——花絲工藝工作坊」近期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行，活動分四期帶領來自不同學校的香港學生深入了解中華文化歷史悠久的花絲工藝，欣賞中國古代黃金工藝的細膩之美。

### 沉浸式體驗 學生參與熱情高

花絲是歷史悠久、技法精巧的傳統金工，相比珠花等工具繁雜、單次體驗難以完成的技藝，花絲操作門檻適中，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助理學習及參與經理黎嘉恩介紹，學生一場活動就能獨立完成成品，直觀感受傳統技藝的精巧。每場活動由2名專業金工設計師為主導師，3名輔助助教，配合主導師指導學生实操。6月10日下午，來自旅港開平商會中學的學生在故宮學堂參與最後一場花絲工藝工作坊，通過觀看影片、導師拔絲示範、拔絲體驗及小組比賽、導師塑形示範、參加者創作個人作品等環節，認識和探索花絲工藝的基本技巧與重要製作步驟，深入了解花絲工藝的發展及在中華文化中的藝術價值。

項目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主辦。黎嘉恩表示，黃金花絲是極具價值的中國傳統工藝、非遺技藝，博物館希望通過沉浸式體驗活動，向青少年普及中華傳統文化，彌補校

園課堂難以實操傳統工藝的空白。她希望通過工作坊讓學生完整了解工藝從零到成品的全過程，日後參觀館藏黃金文物時，更能讀懂背後的歷史、藝術價值。黎嘉恩提到，他們還會組織實地考察團，帶領學生走訪黃金產地、工業區，探訪現代工廠，了解古老花絲工藝如何結合現代科技傳承。

黎嘉恩表示，今次活動面向學校團體報名，名額短時間內全部報滿，學生參與熱情高。

現場授課的老師表示，單純文字講解易讓學生感到乏味，通過工作

坊可以大幅提升學生參與投入度，課程內容結合香港故宮館藏文物定製，將館內黃金藏品案例融入教學，讓學生實操後對照實物展品，理論、實操、實物三者結合，加深知識印象與文化聯結。

參與活動的袁嬌恩同學今次在工作坊中製作了藍綠色調的花絲如意掛件，她說自己參考了古代青銅器常用色系，加上自身很喜歡藍色，於是將兩種色調混合搭配。她表示自己過去只知道花絲工藝古時多用於宮廷首飾，例如女子髮簪、步搖，但完全不了解背後完整製作工序，通過今次工作坊感受到了匠人精神，覺得很有趣。譚楚橋同學則製作了紅色的花絲如意掛件，她說自己此前僅知道花絲是拉伸金屬細絲編織圖案，對完整工序毫無概念，對工作坊的整體感受非常新奇。

圖片：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



▲學生製作的花絲如意掛件